

早闻狄声

荧屏上久违的硬朗武侠，在动画里找到了。刀刀带风，拳拳到肉，一人对战群匪也好，三位高手缠斗也罢，都有一种极致的爽感，仿佛是一挥而就的狂草，潇洒张扬、凌厉又不失美感。

是的，我说的是《镖人》。早早在点映场看过，动画上线后又回味一遍，惊艳之感依旧：大漠孤烟、驼铃古道，匆匆而来的豪迈镖客在马蹄声中飞驰而过，马蹄带起的沙砾都仿佛近在眼前，苍凉又不失粗犷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明明画风硬核、打斗扎实，人物做派和台词倒是很古龙，一句“记住也好，记不住也好，反正名头不重要”，足够让人对眼前虬髯镖客刀马印象深刻。至于单枪匹马闯入匪帮要求对方出三倍价钱“交个朋友”的设定，是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就偏爱的情节：不识好歹的匪帮一拥而上打群架，唯独中间的他泰然自若，漫不经心之间打得

花言峭语

几天前，有媒体亮出一张照片，照片是林青霞和莫言的合影，正在人们疑惑，这到底是神仙聚会，还是AI合成图片的时候，林青霞的好友金圣华发表专栏文章，讲述林青霞和莫言会面的详细经过，解开人们的疑惑。

原来，这次见面是金圣华牵线。因为林青霞热爱文学，身为香港翻译学会会长的金圣华，曾为林青霞引见多位文化人，包括余光中、林文月、倪匡、张大春、季美林等等，而这次，是邀请了莫言，到林青霞的“半山书房”，和林青霞见面聊天，吃饺子喝白酒。

两人见面历时五个小时，见面之前，林青霞已经读过许多莫言的作品，包括他的新作《晚熟的人》，两个人见面后，聊起他们共同的山东故乡，说了方言，也聊起读书和写作，林青霞则说了许多自己亲身经历的娱乐圈趣事。两个人见面时，并不拘谨紧张，有话时说话，没话的时候也会拿起手机来翻看。这期间，林青霞还拿出莫言作品，请作家签名，林青霞则为莫言画了一幅速写，莫言则为林青霞写了一幅字：“青霞书房。”在金圣华的专栏文章最后，她写下这么一个细节：“临别，莫言在进电梯时，对青霞说下次到香港，他还来吃饺子；青霞趁着电梯缓缓关门，两手提着裙子，优雅半蹲，做了个谢幕状。”

林青霞和莫言相见，很意外，又很不意外。首先，两个人都是山东人，莫言出生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县，林青霞祖籍山东莱阳。莫言效仿福

情人看剑

前几年关于中年女星无戏可演的话题，不光是让人同情那些在影视圈里蹉跎了岁月的演技派们，也为后来我们愈演愈烈的年龄焦虑问题上火上浇油。前一阵编剧张冀当导演拍了一部电影《长沙夜生活》，却把相当篇幅的戏份给了网红大排档老板娘丽姐，让人颇感欣慰。饰演者苏岩十多年前在电影《长恨歌》里演郑秀文的闺蜜，后来载浮载沉，随着岁月流逝，难免顺势滑入黄金老戏骨队伍。

但是这并不够。我怀疑张冀原本是以丽姐为女一号来写剧本，由她最后一次掌勺做粉的那一天早晨开始，到熄灯收山华丽谢幕结束，如她所言，“长沙人的生活，是从一碗粉开始的，也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特约刊登

在二维世界快意恩仇

对手跪地求饶。

不止是如今的动画版，原著漫画也是盛名在外，2015年，漫画家许先哲开启了《镖人》的连载，黑白的硬核画风迅速赢得关注。如今八年过去，虽然漫画版还未见结局，动画版终于初露真容，短短两集，二维画风依然以极快节奏带出了主人公刀马的神秘来历与侠义之心，还若有似无地点到了乱世背景下的人生百态。

比如“赤沙镇双头蛇”的篇章，是个极传统也极戏剧的故事：父亲为养家而不得不成为杀手，又为了家人最终选择隐姓埋名，成了谨小慎微的客栈老板。逐渐长大的儿子常常责备父亲“窝囊”，直到多重危机爆发，父亲重新捡起了双刀，却也在奋力杀敌后永远闭上了眼睛……在毫不拖泥带水的讲述中，这个传统模式之下的故事又一次让人热泪盈眶，尤其是当儿子哭着用稚嫩的肩膀托起父亲，当父亲梦回和家人团聚的场面，多少让人感

林青霞与莫言见面了

克纳等经典作家，把自己的故乡打造成了一个文学王国，这个王国分布在他所有作品里，《红高粱家族》、《丰乳肥臀》、《酒国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蛙》里，都有他的故乡，他因此提出“血地”概念——每个作家精神上的故乡、血液的成因，但经了作家的描绘，那个地方已经不单纯是个地理概念，而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，往昔和现在共处，梦境和现实并行，作家则是那里的绝对主宰，接受石一龙采访时，莫言曾说：“写作时，我是一个皇帝！”

而林青霞虽然在台湾，但她自小在眷村长大。眷村就是故乡的缩影，眷村一代和故乡的关系，可谓是根脉绵长。就连林青霞出道，也和老乡有关。她还在金陵女中念高中的时候，就不断有星探上门，游说她拍电影。一九七二年，高中毕业，在西门町“西瓜大王”水果室附近逛街的林青霞，再度遇到正在寻找演员的星探，终于由杨琦先生引入电影圈，准备出演琼瑶电影《窗外》，父母守旧，不肯答应，导演宋存寿几次上门拜访，最终找到一位山东籍人士上门说服，她得以出演江雁容。成名后的林青霞，还曾拍摄过电视纪录片，记载她重返眷村，探寻往日生活痕迹的过程。后来更是多次回到大陆，拍戏或者旅行。

其次，两个人都有一个相近的精神故乡。林青霞出道时的台湾，还是一番旧时景象，像是要把唐诗宋词里的世界延续下去，琼瑶小说、爱情文艺片、台湾民歌，处处都是花月春风。董桥给

中国式老板娘

是从一碗粉结束的。”她不仅自己含辛茹苦，半生迎来送往，也目睹各类红男绿女，以及这座城市的日日夜夜，如果说谁是城市最佳的形象代言人，不太可能是尚在红尘里挣扎的年轻一辈，而是这位看尽繁华的老板娘。张冀自己说，一个月的拍摄，看到最多的是长沙的烟火和灯火，这两样都是普通人创造的，它足以跟头顶上的星空交相辉映。丽姐当然是创造者里的中坚力量。

由此想到华语电影里的那些老板娘们，其实隐隐已经排成一列群像，用滥大街的话讲，自成一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她们多有相似的面目，坎坷的经历，过人的胆识等等。比如京剧《沙家浜》里的阿庆嫂，不卑不亢，随机应变，“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”。戏里还有一句台词，“阿庆嫂，我刁小三有眼不识金镶玉！”似乎也道出从阿庆嫂到电影《龙门客栈》里的金镶玉的血亲关系。

再往前追溯，客栈老板娘则是侠女文化的衍生形象。金庸曾说，他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，是想间接否定男性在社会中扭曲人性、轻视真情的这

同身受——孩子曾经那么想要快点长大，代替“平平无奇”的父亲撑起一个家；但真正的长大，往往只在一瞬间，越过去就再也回不来。

不由想到一个老话题，武侠题材到底怎么做才好？与其花里胡哨地用慢镜头、空中旋转之类的招式营销所谓“新武侠”概念，老老实实地讲好故事、拍好动作，会不会也另有一条出路呢？当我们习惯性地追逐新鲜，是否忘记了武侠之于普通人，最美妙的就在于快意恩仇、行侠仗义？就好像《镖人》漫画最初登场，传统的黑白的画风是复古也是坚守；而如今动画《镖人》的美妙，恰好也在于那一份让人酣畅淋漓而又感同身受的侠骨柔肠吧。

曹原狄
媒体人

《窗里窗外》写的序中说：“我的台湾是五、六十年代的台湾，荒村鸡鸣，断桥蓑笠；她的台湾是七、八十年代的台湾，旧民国的教养还像柳梢的月色那样朦胧，带着淡淡的矜持楚楚的爱心，还有庭院深深的牵挂。”那是一个引发乡愁的世界。

有过这样一番经历的林青霞，始终对文艺有着深切的眷恋，不但自己演的是爱情文艺片，当年密切交往的，也是琼瑶三毛蒋勋这样的作家，后来更是在淡出影坛之后，开始转型成为作家，《窗里窗外》《云去云来》《镜前镜后》《青霞小品》陆续出版，曾经引起非常大的关注。和莫言见面，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不过，这样的神话，似乎也只有过去的时代才能成就，新的时代，娱乐和文化的分界线越来越清晰，娱乐就是娱乐，文化就是文化，流行文化的操盘手，或许会利用文化成果和社会心理的心得，制作包装作品或者综艺，但决计不会和文化事业和作家直接发生联系，甚至要努力撇清干系，因为文化事业太不强势了。

所以，林青霞写得好不好，算不算真正的作家，其实都不要紧，要紧的就是那么一颗充满好奇的、热爱的、景仰的心，那颗心来自过去，是过去的风华时代的最后一点余晖。

韩松落
作家

一切。侠女们步入中年，并未以雌伏为人生归宿，而是如牡丹盛放，威慑四方，也到了足以遇神杀神、遇鬼杀鬼的生命新阶段。比如新老两版的《龙门客栈》里，金镶玉风骚泼辣、手段强悍，如同一个野生版王熙凤，游走于正邪之间，完全不需要由男性来为自己塑造人格。

《长沙夜生活》里的丽姐是收着演的，看得出历经沧桑，动不动贡献金句，“把生活里的伤，酿成汤锅里的香”，却并未展露自己风情的那一面。这样的处理肯定是经过了多番思量，如果把人物往烈火烹油的极致里塑造，就会艳压一众青年演员，资本不答应、粉丝不答应，所以只能收敛艳光，把戏份分推给了更多年轻人，甚至是她与徒弟的疑似恋情，都表达得很隐晦。《长沙夜生活》市场表现一般，仅从老板娘这一人物的尴尬塑造中便可窥见一斑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

钱眼识人

我们为什么需要演唱会

最近，关于演唱会的新闻时不时冲击我们的想象力，比如周杰伦在中国香港开个唱，居然吸引了不少游艇停在维港，听岸边传来的现场音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大富之家的领头人贾母所说，这唱曲儿的声音借着水气听更有味道，啧啧。还有就是刚刚结束的五月天的“五月天”演唱会，就有不少买不到票的年轻人干脆就围坐在北京鸟巢外面的草坪上听，有一次，乐队某个成员说，让我们听一下鸟巢外面朋友们的欢呼声，被cue的年轻人来精神了，报以山呼海啸。总而言之，买票难、黄牛猖獗已经不完全今年是今年演唱会消息的唯一内容了，我看到更多的是，人们在演唱会里投注了爆发的热情和期许。与此同时，与天价演唱会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年职场人再就业艰难的失意，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下的生活图景，是阳面与阴面的关系。

不管怎么说，看演唱会成了今年浓墨重彩的仪式感，比去电影院看大片更能抢占眼球与流量。我忍不住去思考，稀缺、不菲的门票是如何成功突围，抢夺了这年头人们珍视的时间与财力的。于是，我又盘了一下自己曾经看过的演唱会，有些记忆就像河底的细沙被搅动，上浮起来。于我而言，有三场演唱会的体验感是极好的。一场是王杰的，记得他唱《英雄泪》的时候，三十出头的我还跟着含了点眼泪，数年后，他的成名曲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成为第六代导演娄烨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的主题曲，有年轻人还在社交平台上说，这首歌真好听，好有味道，是谁唱的啊？如果今朝他还办演唱会，大概率会有人哭得更凶，他的歌就是给失意人准备的，谁也不愿意去苛责自己的天赋、性格或者资源，而将不如意归于宿命、际遇，虽然有“甩锅”的嫌疑，但是你也得允许普通人有放过自己的私心吧。

然后就是我曾经跟朋友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，冲动地从北京飞到上海去看郑秀文的演唱会，那个时候惊讶于香港歌手舞台上的表现力以及舞美的冲击力，一场听下来倒像是我自己去了趟健身房，生理上就有些疲惫，现在想起来就是“太满”。

最后比较有印象的其实是个拼盘演唱会，一些长年定居在北京的歌手来了个合家欢，共同演唱校园民谣，那个白衣飘飘，鲜花怒马的青春年代。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一场演唱会台前幕后中至少一半以上的人早已消失在公众视线里，鲜有人提起。

经过这么一盘，就不难总结出一场受欢迎的演唱会最重要的是保证老歌的绝对比例，要让全年龄层的观众能够跟着哼唱，在共鸣中查漏补缺，检索自己人生经历里的盲点，温故未必知新。说到底，人们在记忆中获得的是熟悉的安全感，以此来消解当下对于种种不确定性的惶恐。我们为什么需要演唱会？尤其是在今年，三年是个体生活意外的失序，被无常重重地抛出了生活的轨道，如今人们通过一场演唱会的仪式感将自己拉回来，哪怕有些溢出的代价，相对于安全感而言就还能承担，人们为自己的未来续上了保险。



钱德勒
媒体人